

河防疏

儲洵

臣聞禦患不收其源則勞於爲役而弊壞日甚計大
事或稽其小則功未及成而併棄其初未有慮之不
深圖之不固而能興可久之利者也臣待罪沔
陽伏見其地南臨大江北枕襄漢西南二百里至監
利西北二百里至潛江北二百里至景陵北二百里
至漢川地勢卑窪湖泊相連至係江漢下流原無岡
阜障蔽諸水奔赴若就大壑民田惟土築圩垸防衛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三

一

耕種成化弘治間湖地深廣隄防堅固雖遇江漢水
發易於防洩爲害未深自正德十二年大水泛溢南
北江襄大堤衝崩湖河淤淺水道閉塞垸墜倒塌出
地荒蕪卽今十數年來水患無歲無之上厯聖慮曲
荷拯援賑貸蠲租恩至渥矣臣惟重厚之澤豈宜屢
覲而思患預防尤貴及時且江漢之水每龜夏之交
鮮不溢發使沿邊之地漫無防護徒於諸垸小小補
塞則高水湍悍勢若土崩至則衝突何功之有臣聞
南自監利車木堤水口衝塌每遇川江水發不惟

縣受害而沔陽後涿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泔潭凡四十餘垧稅糧八千餘石高低滄沒尺土不堪耕種自潛江排沙渡班家灣新開便河及沔陽石牌舖諸處水口衝塌每遇襄漢水發則潛江景陵二縣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河柘樹凡七十餘垧稅糧一萬五千餘石亦無尺土耕種加以房屋漂流牲畜溺死巢居野處動則屢月束手就斃言之痛心前堤雖屢經撫按遣官修築但地方廣遠工力繁鉅增卑培薄易就傾瀉以臣觀之大患之後弊壞已極使非安陸府志

堅完永堪障蔽雖遇水發不致衝漫如礙有糧田土
勘實奏免非如虛當勞費所謂漢人治河之下策斯
善矣然修築事宜工力頗繁卽今民窮財盡若復徂
外取給則患未及除而省先受弊益其狼狽耳臣愚
伏請察撥均州香錢或借支司庫官銀或將沔陽監
利潛沅景陵起運稅糧每石連耗徵銀一兩比紹災
傷之例免解本色每石准銀六錢解京其餘扣留在
官以備催募工食之費仍候歲冬農隙每州縣起夫
各數百名併力修築量支口糧卽充賑給庶公私兼

舉力役易完從前沮洳盡成膏腴稅糧有資耕治不
廢方千里之民受無窮之利轉禍爲福端在於此矣
臣又聞之宋臣張綸之爲發運也以通泰海州皆瀕
海潮水日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堪稼穡請築捍海隄
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議從之踰年堰
成不惟當時民享其利至今通泰邊海迄無風濤之
患其利溥矣况今所奏比之捍海之役其易十倍工
力之費視一年蠲免與內帑出給之數纔十之三四
而已記曰利不十不變漕况漕不必變而受利什有

寧忍坐視患害而莫之救哉

進興都志

王格

竊惟先帝以超代之其觀風楚甸毋后以俛天之淑翼訓椒房其懿行嘉言丕謨貞軌紛綸於江介沅播於人間者蓋與日月齊明乾坤等大暨乎祚靈集祉皇胤發祥我皇上虎變龍飛堯登舜陟緒纘乎剡祖德加乎萬方繼述之統旣明褒揚之禮斯講於是上尊號修秩祗飭陵廟闢疆輿所以吐發孝衷弘張先德者積十有餘年固已識於人而際於天矣旣乃慈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三

四

宮晏啟寶寢卜禎則又親馭六飛照臨三楚灑駕晝輝於宗國泉闡宸定於仙丘百辟攸同省方之典畢舉兆民允賴賜復之詔斯頒然後講合祔之儀拓營建之制增衛環之署備奔走之臣備燹旣齊於舊邸鴻名爰錫乎新都禮樂制度之方君臣父子之道莫不建其中和極其明備真足以網羅千代咀嚼百王而爲人倫之師模孝敬之準式赫乎靡得而稱矣魯丘索垂程孔佐揚軌皆以昭德紀功見寶歷代矧乃聖神繼作國傳必世之仁典禮告成家茂紹庭之孝

事盈竹帛功溢鼎彝寧可使周原吼脫郢書說訛與
志有闕載之都史殘無傳信之籍哉時固有待義則
可起伏蒙陛下俯納守臣之請用成一代之書以彰
示寰宇作新耳目此海內臣民所延頸舉踵冀觀厥
成者也但臣仰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而左右
輔弼之臣言語侍從之士又皆選於四國藝兼三長
以斯撰次之役固宜妙選廣內叢積時髦發金匱之
秘藏聽承明之指授庶可以掄衍洪休昭振盛典爾
顧臣謏聞庸受業謝專門且犬馬之齒已及桑榆精

安陸府志

卷三

五

力耗疲舊聞放失頃蒙陛下不遺封菲拔自休閒既
待罪於執憲又廁名於司空三歲兩遷萬無一報方
抱素殮之愧擬膺擗管之庸臣愚何勝感懼自初奉
明旨便欲隱避而銜感既深中情戀戀恐上負涯息
非臣子所以承宣主德之誼乃遂不揆情昧漫爲編
摩涼燠旣彌篇章甫就雖細素之已殫愧滄溟之難
測存什一於千百徒資文獻之微窺寥廓於尋常能
無承亥之誤繕寫旣畢特差某某齎捧進呈伏乞俯
賜一覽大加郢斲倘萬分有可採存仍乞特運淵思

錫以嘉名并御賜敘文一着用光永久臣不勝感戴之至

謝賜金帛疏

王格

臣格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某日伏准辦事吏某齎到欽賜銀式十五兩紵絲式表裏臣格北面祇領訖竊念臣本迂謏遭值聖明月濫科第歷官中外十有餘載口厭倉粟身被品服父母妻子並膺階秩布衣之榮於臣渝分矣昨大駕南巡有司不戒致有行在之災驚動官闈臣職叨秉憲不能悉力捍禦安陸府志

卷三

六

陷沒辜戮陛下好生之德不忍刀鋸放歸田里要領完全非臣無狀所當伏蒙自生出獄戶屏居山澤悼念此生灰土同滅無緣復與休明効其絲髮伏遇陛下軫念舊卹俞納守臣之議修葺圖志以傳萬世本府不以臣罪棄猥加聘請臣竊自感舊罔敢遁逃遂與諸儒從事天啟其衷踰載畢就顧惟孤陋聞見短淺無以報塞大命陛下俯鑒一得寬其誅譴賞格所及臣復與名內帑珍藏一旦賁映蓬室宗族光寵鄉里羨榮臣病朽殘息不能躬詣闕庭口陳犬馬之私

謹因府吏某附狀以謝臣格死罪

題減錢糧疏

周 廷

伏念臣待罪茲邑因見連年災傷極力撫恤詎意四月內陰雨連旬河水暴漲將各該圩垸盡行衝倒水退之後臣亟行檢踏照得潛沔地勢有如鍋形一缺其口不能復出必俟其自乾而後已今已月餘水退未盡其間地勢高者淤泥盈尺苗失其顛低者蓄水成湖殆不有其根矣百里之內顆粒無收該年龜糧將何所出又况連年水災雖不得苗尚已收麥今年

安陸府志

卷三

七

之水至自四月苗既不有麥且無成較之往歲災加數倍今雖欲復種既失其時又乏其資潛民之命不過寄生於柳皮茭葉之末而已臣亦何所容其力哉臣又照得水自夜至倉卒無備有升屋逃命連屋漂去而死者有住居曠野無舟救渡而死者有舟小人多載至水中而死者啼哭之聲入耳寒心困苦之狀觸目奪魄事至於此民不但逃而已也逃必至於盡而後已不但死而已也死必至於盡而後已臣不忍萬世太平之民至於逃移死亡之盡遂竭力撫恤以

培植國本然臣但能撫之亦不能以無收之田而爲有徵之糧且又各年拖欠派辦一時併徵其何以聊生哉伏望陛下察臣言之不妄憫民困之益深勅行戶工等部將本縣該年龜糧毋拘兌運盡行蠲免其各年未徵未完額辦歲辦等料暫且停徵仍乞奏內帑銀數萬兩前來賑濟庶免垂斃之民尚有更生之望矣

劾嚴相國疏

王宗茂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

安陸府志

卷三

八

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中外治安矣頃年我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倉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劾皇上亦俯念忠謹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無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

相道得而萬國理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
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
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
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
必懇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
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
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自古以來雖有
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太祖深
監前轍罷置丞相恐滋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

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耻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往久持國柄叨掌
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
雖三尺之孫亦霑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箴以加矣宜
靖其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
也乃因根蒂盤固氣焰熏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
總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
巧員往管之所戒以爲行能賅通萬國寃含九地引
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

中外唾罵人神怨恫雖唐之楊國忠朱之秦檜嵩將
始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撓吏
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各州判三百兩通判五
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
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
皆來稱壽折緞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
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
帥之府邊陲之管嵩總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
餘員各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

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不無安靜而營
求之感其思者至於歲時皆求叩頭菓價或至千金
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
其鋒耶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
耳此嵩謨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刀
琛銀五百兩充爲饋送卽除廣東德慶州判官未及
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償完至今告追不息臨江府富
豪游桂三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卽萬案
私宅一月用銀二千餘兩案持鄉曲伊親百計求免

家既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
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考但視禮物之豐
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忠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
之用矣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
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玩好不暇殫述
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
以紀入庫之數前剝數十桌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
見桌之前增椅之後後追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
一門官窺視其間云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

安陸府志

卷三

七

者並金銀溺器狼藉桌下此皆雲南之物而遠集於
此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
也如袁州府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
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庫室五間下鑿式丈式
尺傍砌大石上布監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
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並賞賜銀兩猶不在是
此其深藏貽遠誠竭其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
國尚何不減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
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陸其

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卽網
打需索鷄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
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閘壩商舟未有免其
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
門樓垂繩上下蓋惧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
之罪五也如陛下所食大官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
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陛下賞
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錮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
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宴飲是九州四方之待嵩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有甚於待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之事皆由於彼
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都人兒童稔聞其黷貨病國
之久亦惟謠曰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
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息
之殃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於陛下而但假手
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柰何而求
乞降災於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陛
下近因大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
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

也王府於陛下有骨肉之親嵩於陛下有股肱之託
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國之謀矣而
乃因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
混自爲編修以迄於今聚顛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
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
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
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此皆衣冠之盜獸
心之人雖非嚴氏之姓實同一本之親其孤因城貴
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人主之操

柄而嵩之能貴人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陛下矣
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
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蘓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
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
惟陛下臨御以來吏彌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
海向風何至邇年石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
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
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石而求
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

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其弱兵如此又安有折衝之功哉卽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聲徹於蒼旻以公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之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桌之噐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歛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筆

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儻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下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於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於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於嵩而任信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於陛下矣夫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於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

耳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盍去此蠹財惑衆之
臣以全國家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
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姦陰險足以
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伏之馬不爲庭挺之
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
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多卷舌而長
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
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
南臺幸厠當言之劄遭遇受言之君旣知姦慝復爲

緘默則臣尸位素殮之罪旣不可追而國家言官之
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劄之於朝且無倉祿之費矣臣
非不知嵩日薄西山泰虐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
一日流毒於民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
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睨此朝不謀夕之姦
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
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
自苦如此蓋旣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
况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可隱忍自全以貽主上之

憂。非不知檢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
非跡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
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爰
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浸潤密啟妄瀆刀鋸伏焉
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
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藁安附則所以爲
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凡幾也臣旣爲机上
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
以嵩之富惟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

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
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
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者然時事至此殊非太
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
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遠之
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矣
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爲歟
夫嵩之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
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

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犯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姦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遠每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而當言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綴班行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將嵩速賜罷黜以謝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鄰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淆其等鑑不空則妍媸或容以逃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

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案旣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瀆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案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且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並將萬案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充新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

用懲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上言干瀆天威
誠無任戰兢隕越俟命之至

感觸時事疏

劉道隆

臣惟人臣委身事主幸逢衮職無缺朝政無瑕卽循
默可以守位何俟嘵嘵多言哉苟事關理亂得失雖
以堯舜之主而見偶有獨偏意偶有獨重深拒固閉
日甚一日譬如日月之蝕若不重還朗照則天下晦
冥攪擾將成何等世界今天下事大率類此臣犬馬
之私不能終默謹忘愚昧冒死陳言伏惟皇上加之

意焉一日用舍太偏臣聞願治之主未有不親賢臣
亦未有群小爲政而天下不致破壞者今朝臣自股
肱耳目以及九卿百司一推一轉皇上不勝鄭重卽
諸行取而待命闕下者夫非磨之百鍊之餘而揀之
儔伍之內者耶選授之議一槩停閣而市井無賴之
輩刑餘糞掃之人請官則官請勅則勅不容假之事
權使啣命紛馳以肆其假虎之毒臣竊有所未解也
皇上何疾於正士而何愛於群小而意所向背若此
也乞思祖宗二百年來培養人材之意與賢人君子

維持世道之功而稍存涇渭於胷中毋以喜怒爲用
舍倒施而逆行之也二曰紀綱太僭臣聞紀綱人主
御世之大權而天下之體統卽朝廷之紀綱故君一
身耳而四海九州靡不戢志聽命者則以各地方撫
按官爲之彈壓耳撫臣任一方之保障按臣司一方
之激揚制人而不制於人簾遠堂高所以尊朝廷也
今各省以一中使統數百人橫索境內此不戈矛而
盜者也皆曰欽遣爲撫按者調停之不可禁禦之不
能不告之皇上而誰告耶乃明旨繫置不理而中使

有奏隨到輒行斥云則斥逮云則逮甚至揚榮高淮
陳奉直叅一撫臣兩按臣旁若無人可謂復有紀綱
乎輕朝廷而辱天下士無過此者乞思地方有事緩
急尚賴撫按之力而重其彈壓之權毋抑此伸彼使
一方重臣反見奪於群小而不得有所專制以啟凌
遲之漸也三曰奏擾太煩臣聞明主尊居萬乘章奏
之批發所關天下利害不小卽臣庶建白必下之部
覆甚者叅之庭議益妨小人以臆言事而流毒天下
也近來各處棍徒犯事原籍輒亡命而兇輦下動稱

興利以惑主聽夫匹夫而熒惑諸侯罪應死况天子乎自此輩攘臂言事海內日不聊生今摧採無遺地矣又復筭及間架編戶箕歛家與爲怨近聞又有欲上稅丁口者矣欲上鬻生員者矣言之可恨亦復可笑知皇上斷不爲其所惑第今窺伺闕下亦甚非體且祖制外奏必由通政司今俱自會極門直上俄而報可俄而乘傳以出視九重尊邃爲何如者而輕易若此皇上若不嚴加禁逐將來人人効尤而其說日長貽禍海內日甚一日矣四曰進奉太褻臣聞人主

好尚不可使人窺測今中使奉差每到地方必大索一翻土物皆指稱進御不顧體面遂令遠近流傳謂皇上真有責備貢獻之意此輩利其實皇上當其名卽如虎兔鸚鵡等物有所堪玩革鞭羽帚之類御前安所用之搜括閭閻籠傳道路驚視駭聽大累聖德臣竊謂明主不貴異物珍禽竒獸不畜於國此等褻玩之物詎可聽其指稱科削而騷動小民也皇上若不嚴加屏却懲一而警其百將來供奉日益而海內日不堪命矣以上四事皆時政所當急爲更張者伏

望皇上稽神省覽且天下大勢譬則一身腹雖甚饑當思所以致飽之由若割四肢以啗其腹腹飽而身未有不斃者矣又譬則一家耕當責奴織當責婢郎不足自有主者若急於致饒而委用非類是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亂之家未有不索者矣身且斃家且索何猶貪一飽一饒之娛以自幸也不亦可爲慟息之甚乎皇上儻不以臣言爲迂稍賜採納自有爲陛下足國裕民以隆萬世治平之業者何至仰煩聖慮使小人乘隙而斲刀鋸以失四海仰望之心哉臣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干冒聖德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請飭從儉厚疏

劉寅

竊惟民俗之奢儉關天下之安危士風之厚薄係治道之隆替皆聖帝明王獨觀萬化之原當其淳樸之未散則崇渾厚以養和平之福及其雕琢之已盡則明教化以挽風會之流此國家久安長治有由然也邇來四方旱災民之窮矣荷蒙皇上大賜蠲賑無非欲百姓得所而已然民貧固由於旱魃之爲災而實則奢靡之所致臣竊見今之時不免於繁縟之大盛

以飲食則窮水陸以服飾則皆羅綺以器用則尚奇
巧以名分則多僭越玩遊山水則舉國如狂酣歌麴
藥則醉人如市富商大賈廣交結以漁獵小民騷客
遊士操方術以惑亂衆聽是俗之做壞已非一日矣
此而不爲之限制則流連妄返百姓不愈窮耶臣竊
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凡有治民之責者當
身爲之先敦實政而勿竊虛譽尚悃愾而勿好浮華
黜靡費而一於簡約去煩苛而專於寧靜如此以爲
化民之表而於侈縱者有禁踰制者有禁遊蕩者有

禁怪異者有禁禮節秩然示之以可守澹紀森嚴令
人莫敢犯如此庶可以挽奢侈之習而還之敦龐舉
瘠薄之民而登之富庶也今天下郁然文盛治之極
矣恭遇皇上明良喜起固可相安於無事而已然所
稱賢人君子之流自宜華與實之並茂臣竊見今之
時不免於虛文之徒隆急功利而輕道義喜奔競而
厭恬退信耳目而枉是非任私意而昧公道造爲浮
言以傾陷善類結爲黨附以離間忠直爲欲沽己之
名而出位罔顧惟思發人之隱而真僞莫辨是人情

偷薄漸不可長矣此而不爲之戒勉則志向卑汚
風不愈下耶臣竊謂生今之世不可不復古之道也
凡有世教之責者當心存於厚律已則溫恭清介與
人則寬恕和平好惡則大同無我舉動則慎重光明
如此以爲居身之珍而必不涉於淺露不失於狂躁
不陷於奸險不茸於諂諛定國是而異議爲之潛消
全六體而讒忌爲之盡泯如此庶可以祛鄙薄之陋
而不囿於流俗務質勝之善而上追於太古也夫民
俗成於下而轉移化導惟上有以操其權士風倡於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上而觀感興起惟下有以從其令此爲久安長治之
道可不加之意乎蓋旣已發帑藏矣此而復示之以
儉尤爲不費之惠旣已有道揆矣此而復教以厚尤
爲敷言之化是所裨於治理匪淺歟矣臣待罪風紀
之末常抱杞人之憂故敢冒昧上瀆天聽如果臣言
不謬伏乞勅下嚴爲禁約再加申飭起敝以維風夏
化以善治使道德以一風俗以同則於今日雍熙之
盛未必無萬一之補也

臣惟皇上嗣膺丕圖渙頒明詔凡一切官邪民蠹悉賜湔除冗費橫征痛加釐革所以光昭先德子惠群生甚盛舉也然興都之地其隱憂積弊什伯四方凋瘵傷殘日甚一日特以僻在荆鄙未蒙處分臣生長其間見聞頗悉幸逢盛際義不容默敬條爲五事以備採擇惟皇上試垂聽焉一曰革莊田以紓民困弘治七年分封獻帝於安陸州因以郢梁二王所遺莊田屬焉此固親親之義所宜然也而其時田有定額賦有定數經管人役莫敢肆其侵陵未始有稱不便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者迨以其田改爲皇莊特命守備太監專理其事遂得憑藉聲勢陵轢軍民或因經界相連而任其兼并莫敢誰何或因彼此相爭而誘其投獻陰爲報復小民旣入國儲復徵莊課一田兩稅已不堪命而姦書積吏多方掊剋又百倍於公家之征甚至訪有殷富平民旣誣以侵占莊田徑行拘禁務罄竭家資滿其所欲而後僅以身免撫按諸司稍爲分理一被誣奏莫能自明如鍾祥縣民周章投獻豐樂河田地有包御史據瀆叅治而遂致謫戍荆門州民熊尚仁被占

沙洋村淤湖有劉知府受詞問斷而竟被中傷此皆
往事之可據者而今則爲患益熾矣臣竊以爲王者
以四海爲家尺地莫非其有乃另設莊田下同藩國
非所以弘聖制而大一統也今合無查將前項田地
係軍者復歸於衛所係民者復歸於府縣一應錢糧
或解內帑收貯或留守備府支用俱令軍衛有司照
數催徵徑自起解不許仍差書辦校尉下鄉科索如
此庶惟正之供既不缺於上無名之征亦可省於下
矣二曰裁冗員以肅官常嘉靖初年因潛邸禮生陳

珮等從龍至京各圖錄用乃於興都祭祀署及郢府
梁府岳懷王等處添設奉祀等官十餘員名卽以前
項禮生除補初不過備員數典祀而已其後漸希息
寵妄生事端因奏添補排夫役三十餘名分管守衛
校丁二百餘名假以巡禁山陵爲名縱橫鄉曲受理
民詞出入府縣屬託公事任是秩者往往有榮身肥
家之驗遂致富豪之民競輸錢以圖選授每一官而
三四人共之且其考覈不經於撫按黜陟不係於銓
衡惟納重賄於守備卽得徑自題請越次除補此雖

職業微尠而計其歲入傷財已不貲矣至於修演道
教已有遺紀司而復設遺官三員焚修元祐宮守衛
陵寢已有顯陵衛而復差錦衣衛官一員巡視山陵
此輩一出皆僭擁輿蓋糜費芻糧挾制有司阿附守
備無益於事而有損於民者也今合無查將前項奉
祀等官每處量留一員以供祀典其餘不論見任候
缺盡行裁革仍本處撫按一體考察有不職者不時
論斥員缺吏部徑題除補守備太監不得專擅奏請
其元祐宮香火卽令遺紀司焚修陵寢卽差顯陵衛

指揮巡視前項添設遺官及添差錦衣衛官俱行裁
革如此庶官有定員而名器不濫事有定體而財用
可省矣三曰定經制以清月濫夫顯陵之有陵戶元
祐宮之有廟夫初不過八十餘家凡一應賦役皆得
全戶蠲免亦未爲不可也何比年以來各役狎愛恃
息奏領護勅冒名寄籍漸紊成規或人止一丁而混
開親識至數十丁或田止百畝而受寄富豪至數萬
畝一切繁重差役彼皆秋毫無與而貧民之累則日
益加重矣至若守備府書辦校尉置買民田本無應

免之例乃亦遮相倣倣槩行告免有司無不順承民間有犯人命強盜違灋重情者輒藏匿前項人戶有司不敢追索是皆以守備爲之私庇而灋令難行故也若及今不爲限制後將不知所終矣今合無查將前項陵戶廟夫原領護勅俱行追繳仍查每戶應免丁田若干限定等則不得槩彌全戶致滋冒濫其書辦校尉有置買民田者俱令一體當差不許遺累平民及藏匿罪人違者聽有司徑自究治如此庶灋制嚴明姦猾不得趨避徭役適均貧愚不致偏累矣四

曰正進貢以省科派興都地瘠民貧諸凡土產皆四方所有自國初以來未有以方物進者嘉靖四十一年守備太監張方希思齎予越分逢迎凡果穀魚米粗重之物皆分派州縣貢令里甲買辦以充上貢雖非其地之所出特之所有而槩取派州縣無敢違者令小民百倍其值而有不恤也且其供上用者猶有常品充私饋者漫無紀極本地之出辦旣竭其膏脂沿途之轉輸又急於星火所過驛遞無不騷然蓋不止於一方受病而已也夫國朝歲進之制載在令甲

俱有定式此既不係舊例又未奉有明旨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合無將前項進貢方物俱行停止不許守備太監仍假此名妄差官校需索州縣騷擾驛遞違者聽所在官司一體叅治如此則阿奉無由而希冀之途塞取用有節而催科之患除矣五曰正事權以絕弊源夫守備之設專爲衛陵寢供糞除於府縣無監臨之責於軍民無統馭之權也惟自太監廖斌煽禍於前張方繼之亦稔其惡奔走司府剝削軍民遂使事權輻輳而政體乖張有不止於前所言者如縱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三

三

主文書辨誣詐民財有王相等三百首惡見犯罪於灋司設緝事校尉羅織人罪者有朱敬德等二百餘名廣索騙於合羣妬鄭知府之執灋遂假以糧餉不給而縱軍士喧噪於府中忿陸知縣之節財因託以夫役不敷而令校卒窘辱於庭內水災之後所損者特紅牆數丈耳方欲鼎建而月功輒捏奏以罔上常賦之外所貢者特魚米數品耳方欲通賄而固寵因假公以濟私凡其蠹國殃民肆行無忌皆由事權太重而院司府縣俱拱手受成故也今合無查照鳳陽

事體令守備之與方面有司止許以表裏衙門相待
不得以上下體統相臨其該府一應事情關係陵寢
者俱令會同本處撫按計議題請守備太監毋得任
情妄奏書辦校尉量留數名以供守衛其餘盡行裁
革不許仍差緝事受詞致滋民害違者聽撫按官一
體叅治如此庶事權不偏而官得行其志邪慝不作
而民得安其生矣夫此五者其因仍浸漬雖亦有年
而敢於怙恃巧於彌縫則至張方爲尤甚也若張方
不去而欲議地方之因革是猶逆風而縱棹矣况今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一

三

南京蘇杭織造內臣未聞顯過亦蒙撤回此獨不可
易而俾流毒於一方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
果臣言不謬將張方先行革去另選端慎內臣以充
守備仍行本處撫按將前項事宜逐一查處務令上
可以妥先靈而下有以蘇民瘼則啟佑之謨可垂不
朽而繼述之孝亦永有光矣

題徵餉疏

劉蘭

臣竊惟今日之言急需者無如遼餉矣計部持籌而
笑餉臣蒿目而憂旁搜博取知盡能索盡不遺餘力

而讓財矣此時而言減餉非情也願以減爲減剛知其非急公之議然有不減之減暗藏於不善派徵之中此不可不議處也何謂暗減則攤派不均下之不能全完是也夫今天下民力竭矣旱災蔽於三輔杼柚空於二東留京有旱蝗水澇之災浙省有回祿旱傷之報中州不登於歲楚地半沒於水秦黔徵兵絡繹羽檄飛馳民多生心而會怨賊且潛伏以伺隙所恃者朝廷處置得宜耳今邊事倥偬兵馬攢集安得不議餉願議餉者必期於完解然後可以齊事議不

得法而民力難輸終是上納不前亦何益於餉事也夫宇內之地畝等則懸殊地畝之糧石攤派迥別故有當論畝派者有當論糧派者有當酌量於糧與地之間者有當分割於肥與瘠之別者如此審處乃易納而一槩曰地畝夫山高水窪均之地也每畝所入值價不過絲毫甚且有童山荒地石田水塘不毛之土從未起科者而亦同九釐之派地利無出窮民何所持以上納乎此餉之所以難完也京邊銀兩每糧一石徵解不過五錢零而尚有逋賦今派遼餉乃數

倍於京邊之數加以存留之供用差徭之雜徵小民
胼胝拮据力不能給此餉之所以難完也夫宇內巨
室富戶有幾而中人貧民最多彼其力畊且糞存些
須以糊口而窮其地之出不足以供公家之入貨妻
質子而人不納棄廬鬻地而人不受追呼箠楚民不
堪命則有逃而轉徙去而爲盜耳拋荒徧野正賦亦
虧此餉之所以難完也今鄖陽撫臣以重派不均爲
民請命亦苦心籌畫不得已而爲言耳乃今不爲議
處年復一年逋餉逾積雖日叅大吏終難竣事也夫

湖廣一省雖幅幘稍濶而派餉至七十四萬乃獨冠
於省直臣府承天新設瘠薄小府耳而派餉至十萬
八千八百有零又獨冠於楚省之諸大府臣邑京山
新餉之派乃浮於京邊正賦將及四倍此但謂之重
徵而不謂之加餉也爲今之計何得言減餉惟有照
糧均派不失舊額而就中多寡損益酌量土宜使其
便於上納此不易之定理也若乃廣行鼓鑄兼查地
稅漸次稍甦重餉之困是在地方斟酌而行之耳夫
急公赴義自是小民常分遼餉方急臣何敢言乃派

而不納與無派同納而不能完與少派同既以病民且妨公事臣又安敢不言以坐視餉事之悞也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撫按細加查覈照湖廣所派通省餉銀七十四萬之數定以糧石均攤就中稍加裒益則少者不至偏利多者得免重困將小民易以上納而餉事可無逋悞亦公私兩便之善灋也臣不勝激切俟命之至

請均加餉疏

程維祺

謹奏爲全楚派額非常下邑艱危特甚懇乞聖明軫

安陸府志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念窮宇亟賜裁處惠一方以綏四國事臣本賤儒備員下吏在班行不過么麼論事寄止於邊豆分何敢言職何足言屬言聖天子龍飛都高績者以歲事辟臣追隨群宰附於載見求章之誼仰觀日表鳳姿幾幸有躍躍欲吐者然於古計吏或對便殿或賜筆札俱厯清問陳疾苦今皇上千載一時正小臣可言之會也抑臣竊聞明主可與爲忠言臣舍其職卽何言溺其職固非忠也則亦就臣所居之地述臣所營之艱請得盡言而無誅耳臣所領景陵爲獻帝剪桐之

邦世廟潛龍之邸其間民瘼二祖精神實式憑之景陵地處漢濱適當陵阜竟處桑滄輒成窪潴而自荆築沙洋河不西泛而東洗潛開泗港河不曲走而直衝遂無不災之年半是不耕之土今城西南縈環百里間萑苻如菁沙蹟如邊淒然可念凡河伯所割據固千百年賦區也欲攝而問其額租一葉隨風者猶是順民群聚嘯呼者大有逆志積抗藪奸非一旦暮矣亦緣世廟南巡時派協良多事已而例仍不減旣一困之乃至田已贍潞糧不盡隨苦攤民畝已重又

重且二困之於是逃亡浸衆影射無筭實三困之所以年來逋案如山逋檄如雨考成之吏寥寥交扼而窘此耳柰何四十八年之加餉派至一萬七千哉夫一萬八千之正供尚多回餅若一萬七千之加餉祇問石田耳臣於受事以來所追之糧不止寅欠而卯曳所追之期每以辰出而戌停所追之民多是趙甲而錢乙籍無主名市無層輓桎梏充衢冤號徹旦臣負所學而甘爲催科之臣民實輕厥生而甘爲胥讒之民正徵帶徵左折右折而餉數又逼矣剗民之肉

擢民之筋斷難應此捭捭禡令之官馘令之項亦何
濟於軍需况前年半災去年全災粒菽不收請蠲未
報卽恐有怒目而蠕動者大可隱也臣非不知東訶
西壘此乾坤何等時皇上其不以黑子區變法爲海
內倡也亦明矣然他省餉盈十萬而楚省七十萬豈
謂楚地廣哉重湖二瀆潛嚙暗侵者難詰矣豈謂楚
民殷哉誅茅依渚風雨不蔽者彌望矣豈謂楚民好
義哉其風壯烈其俗健訟士噪民噪兵噪屢見告矣
若楚賦之原重臣不及詳而據現在之加餉景陵特

安陸府志

卷三

三

其最耳臣愚妄意廟堂主計第當依糧起例通計楚
額而均權之五燕六雀適得其平而又不虧於成數
此狂瞽之勦說計無出此若堅持歲畝之說楚畝除
淵沉而外有菰滕沙塲不值一文錢者有售陌連阡
不償一歲派者將能得之鬼輸而神運乎哉勝國二
奸皆沔籍而景產萬一遊釜之魚盜弄於潢池令一
身耳所不遑恤後來當大費手也臣痼瘵二載荷恩
瓦全謬謂加餉一節本國家萬不得已之權而昨日
募兵今日促餉苟矣饒鄉哀此瘠里立見全楚之蕭

條而景之無孑遺也縱未至蜩螳羨沸繹騷陵寢使
翫箕揭斗之衆垂象名都銷沉王氣二祖於昭之神
安乎不安乎睿衷念此必有惻然而洞其隱者臣愚
闇不識忌諱昧死上聞倘蒙光明燭照亟下所司通
融分數顯示均役無畸重輕酌議楚餉大蠲景餉則
陵宮安而楚安楚安而天下舉安臣雖斥去猶惜其
筭是譴有餘榮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